

对美国硅谷银行危机的 四点认识(下)



硅谷银行 (SVB)

美国国债、机构债务和抵押支持证券，以及其他合格资产作为抵押品，而且这些资产将按面值法进行估值，而非是市值法，即抵押物估值不会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，能全额用于抵押。

3.美国财政部从外汇稳定基金为BTFP提供25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。

上述三方面措施，表明美国政府是十分认真地对待此次事件。短期看，只要美国储户能成功被应对政策稳住，美国银行业出现大面积挤兑的系统性风险就暂时不会发生。但硅谷银行挤兑危机映射出的新变化需持续关注，就目前我们认识，有四点值得叙事：

首先，硅谷银行能被众多科创公司所青睐，其金融服务一定有过人之处，但最终还是被挤兑关闭，

毫无疑问，其管理一定出了严重问题。例如，硅谷银行公开信息显示，早在2022年4月，其首席风险官Laura Izurieta就辞职，直到2023年1月Kim Olson才被任命为新的CRO，然而就是在缺失CRO的情况下，2022年硅谷银行累计召开了18次风险委员会会议，远高于往年的5-7次，显示出对于自身的危机，硅谷银行应该早有警觉。

由于硅谷银行的资产多是美国国债和MBS等证券资产，这些资产的质量和流动性都很好，硅谷银行可以完全通过出售、抵押等手段来获取短期流动性支持，而且硅谷银行又是美联储的会员银行，因而它是有资格向美联储申请紧急贷款。但最终硅谷银行选择的策略竟然是在出售可供出售账户的证券资产、向

FHLB借款之后，直接选择了股票增发，不幸的是它不仅未获得投资人的新支持，反而进一步令投资人更加担忧，并开始撤资和挤兑。换言之，硅谷银行在坐拥规模巨大、流动性好证券资产的情况下，被关闭，很显然它拟定的应对策略出现致命失误，背后一定是其管理出了严重问题。

其次，美国金融监管没有与时俱进。硅谷银行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监管对地方银行的松懈。例如，类似像硅谷银行将资产配置在国债、MBS证券资产的银行是有人在的，在低利率政策周期内，这样资产配置没什么问题，但伴随美联储加息周期的启动，且加息节奏不断加强，这些资产配置都需要进行利率风险的管理，很显然硅谷银行等金融机构并未进行利率风险对冲，监管机构也未就其存款投保情况提出监管要求。因此，监管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令本应有的监管成本最终转成了规模更大的救助成本，即便是本次救助成本可以通过资产重组来弥补，不由纳税人承担，但由此引发市场波动产生的交易成本却是实实在在地由全社会承担。

第三，救助一定会带来道德风险。

虽然在本次救助策略上，美国财政部、美联储和FDIC采取了“只救储户，不救银行及股东、债权人”，尽力在最大程度上来避免“大而不倒”(Too Big to Fail)的道德风险。实际上，2013年3月鲍威尔在“国际银行家协会2013年华盛顿会议上”专门就此问题，就明确指出的“面对一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倒闭，我们选择扩大安全网，而不是冒系统性储户挤兑的真正风险”的策略。例如，在本次救助中，FDIC援引系统性风险例外条款(在财政部和美联储的支持下)来保护硅谷银行与签名银行储户的所有存款。

然而，即便如此，依然能够带来道德风险。一方面，对于银行而言，本次救助再次印证了无论银行投保与否，其储户存款一定是有保证的，未投保意味着银行不用支付存款保险费用。对于科创企业而言，他们的财富也得到了保全，本来他们可以通过给硅谷银行补充资本寻求抱团取暖，现在反而因他们的挤兑导致了危机和危机救助，然而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，科创企业的裁员规模是惊人的，被裁人员未得到任何额外补充。仅此两个方面就反映出巨大的道德

风险和不公平。

第四，美联储抗通胀的路径更加曲折。自去年3月份启动加息周期以来，面对强劲就业市场和通胀预期，美联储被迫不断增强加息力度和节奏，目前市场预计至今年上半年美联储就会将政策利率提升至5.0-5.5%，即18个月间，政策利率将累计提升了525BPs。利率环境如此快速的变化势必会给金融市场、金融机构带来压力，硅谷银行挤兑危机则反映出，利率环境的巨变已经给美国金融稳定带来了巨大压力，由此一定会影响到美联储抗通胀的策略。鉴于目前美国通胀已经呈现出广泛性，而美国人的实际工资薪酬存在较大缺口，始终给名义薪酬带来上涨压力，而金融稳定对加息的扰动，只能令美联储抗通胀的路径更为曲折。

由于硅谷银行挤兑危机还在进行中，各方仍在博弈，事态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，以上仅是目前我们就能够掌握到的信息，给出的认识，这些认识一定是不成熟的，需要持续反思。

(作者单位：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，仅为个人观点)

来源：澎湃新闻